

沪上到水乡，半世医者心



邓丹

天刚蒙蒙亮，中医诊室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拄着拐杖的老妇人，有衣着光鲜的中年女子，还有一早从乡下赶来的夫妇俩——都是冲着八旬的顾老来的。

顾老坐在木桌后，骨节分明的手指按在患者腕上，稳得很，“勿要急，慢慢讲，啥地方勿适意呀？”背井离乡扎根洞庭湖畔的水乡已有六十多年，顾老依然满口吴依软语。

当年，年轻的小顾从卫生干部主办的中医师试点班毕业，听说洞庭湖畔血吸虫病肆虐，乡亲们病痛中挣扎，他不顾家人阻拦，背着旧帆布包，揣着卷边的《本草纲目》就从上海来了。

落叶

赵国培

并非树太绝望
不是风的罪状
纷纷摔倒在地上
叶子却并未心伤
整整站了三个季节
高高在上累得发慌
一门心思
回归温床
与泥土融为一体
春来再靛丽登场

想家的孩子圆了愿望
扎进大地母亲的胸膛
笑得多么香甜
睡得那么安详

博物馆展品

丁镇

这里陈列的有
玉化的石头
用火，把土和水
淬炼的陶瓷
从土石中抽取的
大地的肋骨——黄金
和青铜

这里陈列的是
被码放整齐的时间

松花江晨光

李景辉

松江北路在雾霭里，把长袖舒展
松花江，在此松开束腰

江风裹着薄荷凉，推波向北
雾纱被水鸟的翅尖划破
鱼群在碧波里翱翔
塔吊把工地剪影，嵌入渐亮的诗篇

晨光里的炊烟挺直腰板
与其共守一片清醒的天
厂房玻璃贴满朝阳的问候

高铁点亮江岸，那耸入云霄的碳纤维大厦
正被晨光，细细描摹成浪漫文签
而江水仍在续写，关于新生的注脚
每朵浪花，都和晨光一样清新、饱满

钱红莉

现在的健身界流行一种时尚的饮食方式——生酮饮食，拒绝任何碳水。这种饮食结构，确乎反人性，我是做不到。因为过于热爱大米，以致每顿午餐，倘不能有半碗米饭，一下午的情绪都会郁郁不乐。

近年，为着健康计渐渐忌掉精制米精面，只好将早餐大米粥改为小米粥，但一周只能坚持三两次。其余数日，还是热爱大米粥。

秋天一点点地深了。每临秋深，总想起童年，家乡正值晚稻大面积收割，又一茬新米上市。刚碾下的新米，煮饭易糊汤，大抵是支链淀粉活跃，未经沉淀之故。大人叮嘱我们，饭快熟前，记得用筷子在饭锅里杵几个小孔以便透气。

新米最适宜煮粥，口感茸茸糯糯。乡下烧的是柴火灶，大锅熬出的粥，在米香之外，又格外增了一层柴火的香气。

每天早晨，我们小孩子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淘米煮粥。睡眼惺忪坐到灶洞前，划一根火柴，引燃稻草把，顿时火焰熊熊，将粥顶开，熄火，稍微焖上半小时，再去“突粥”。“突粥”这个词，在吾乡方言里非常形象。大米煮开，熄火烟时慢慢生发化学反应，坚硬米粒变得软和，再点火顶开，米粒便在锅中突突跳动，是谓“突粥”。四五分钟后熄火，大

刚到县血防站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城里长大的小顾，头回走田埂就摔了一跤，最后手脚并用地爬过去。哪怕裤腿沾满泥水，他的衬衫依旧掖得整齐。看着晚期血吸虫病人在眼前痛苦离世，他夜里睡不着，暗自发誓要攻克这病，主动去了疫情最重的麻塘。

在那儿，他不光看病，还帮患者洗衣洗被、干农活，不到几个月，就从“怕田埂”变成“能挑粪桶跑”。村里有个老头，得了巨脾型晚期血吸虫病，两次手术都没成功，大医院说“没救了”。小顾天天上门，开了五个月中药，竟让老人奇迹般活了下来。张老头感激不尽，见人就说：“小顾医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为了学本事，顾医生是最肯下苦功夫的。村里老中医的方子，他抄了满满三大本；他给上海的程门雪、黄文东等名医写信，信封攒了一抽屉，那些回信被他用布包了三层，搬家时始终揣在怀里。特殊年代，怕人说“不务正业”，他就等夜深门闭，就着煤油灯研读《灵

枢经》《素问》，医书上画满红圈。

他救过不少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位古稀老妇人得了子宫癌，卧床呻吟，儿女渐渐疏远，老人万念俱灰。他听说后，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上门，对症下药几个月，老人不光能起身，还多活了六年，逢人就夸顾医生：“人心好，本领高，咯样的好医生真少见！”有对年轻夫妻，结婚五六年怀不上孩子，两人闹离婚，抱着最后的希望找上顾医生的门。他把脉开方：“先吃三个月试试。”三个月后，他们如愿得子，后来全家去深圳安了家。

时光总是走得悄悄，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个英俊挺拔得像竹子一样的小顾医生，成了人人尊敬的“顾老”。他获评“湖南省名中医”，他的十多篇医学论文被国家级、省级医学权威杂志刊载，其中一篇论文还被选去德国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

我与顾老相识40年、共事30年，亲眼见证他不计名利、坚守医德的点点滴滴——为

贫困患者减免医药费、深夜冒雨出诊、将毕生所学倾囊传授给年轻医生，用一生践行“医者仁心”。

顾老的家特别朴素，家具是十几年前的旧款，家里到处是医书。行医多年，他从没要过红包，没吃过病人一顿饭。他曾想过留一张治好的不孕患者孩子的照片作纪念，因对方连带送礼品来，便再也不提，生怕坏了纯粹的医患情。

如今的顾老因腰椎间盘突出有些佝偻，却仍梳着整齐的分头，穿熨帖的衬衫，高挺的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给患者把脉问诊时，他的眼神依旧清亮。医院为他成立了名中医工作室，他依旧坚守一线，手把手带徒弟教把脉开方。

夕阳透过窗户，照在顾老花白的头发上。从沪上到水乡，六十余载岁月，顾老如诊室里的药香，不浓烈，却让人安心，用一颗医者心守护一方安康。



秋色入画

11月15日，安徽黄山黟县卢村秋色正浓，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与漫山红叶相映，远处晨雾飘渺，美不胜收。

视觉中国 供图

冬夜说书人

随着老先生的演唱不知不觉间眯起了眼，一边打着节拍，一边前仰后合摇头晃脑。那阵势再明显不过——听者已经完全陶醉在了说书人的意境之中。

另一个常来我们村说书的，是个朝鲜战场的老复员军人，他家离我们村有十几里路。每次来说书，他总会穿着复员后的军装，胸前戴着好几个军功章，远远一看，金灿灿的。人家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不知不觉间就令人肃然起敬。山东快书是他的拿手好戏，那两片铜制的鸳鸯板早已磨得锃亮。

听大人们说，复员前他在部队干文艺宣传。除了表演传统篇目《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片段以外，他还讲述表演自己在朝鲜战场的经历。对于后者，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往往都给予高度的关注。也许是因为亲身经历的缘故，老复员军人每每表演到动情之处，或

怒目圆睁，或啜泣有声，或扼腕叹息，或双眼呆滞，整个人完全进入了角色。伴随着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恍惚间，听众仿佛也已经置身于那个硝烟四起的战场……

说书人来演出要求并不高，只要晚上管顿饭模像样的饭菜就行。当然，条件好的村，会象征性地给他们几块钱作为酬劳。每每散场，乡亲们总是恋恋不舍，一次次询问说书人何时再来。

对于说书人所讲的那些故事情节，我大都能熟记在心。我在公社驻地读初中那阵儿，每天晚上都要上自习，因为路途较远，下晚自习后我们大都在学生宿舍里住下。每每临睡觉之前，我都会给同宿舍的同学们讲上一段。舍友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一次次问我，你咋知道这么多。我微微一笑，告诉他们，是在冬夜里跟说书人学的。

一生可以吃下多少大米

这种美好逐渐消逝，仿佛不曾拥有过。新米的珍贵，在于它的尝新期，极其短暂。一直不能解开新米的奥秘。为什么过了月余，它就不能释放出当初那种茸茸一片的口感？

近四五年来，又爱上东北大米。高纬度地区气温低，一年一季，水稻生长缓慢。来自东北的新米，口感更加美好。

去年，同事推荐一款五常新米。网购十斤后，真是珍惜着吃它，用来煮粥，前所未有的口感体验。上班，偶尔与同事遇见了，我们就站在那里孜孜交流新米粥的无上口感。在东北的新米粥面前，文字真是要跟踉跄跄的了，形容不出的好。

去年的新米，舍不得煮饭，用来慢慢熬粥了。吃完后已是冬天，继续网购后，再也吃不出秋天的惊艳。可见新米赏味期的短暂。

今年才进十月，等不及似的，数次询问同事东北新米上市的日期。我在网上偶尔也能刷到东北平原获稻的小视频——沉甸甸的稻穗，一望无垠的金黄，令人分外踏实，

乌桕红，岁月暖

蔡忠海

在鄂北乡村，乌桕树俗称“油籽树”，是贫苦岁月的“摇钱树”。仲春时节，枝头缀满细碎白花，风起时纷纷扬扬，似一场小雪飘洒。花落后结出青果，裹着厚绿皮藏匿叶缝间生长。霜降一过，绿壳“啪嗒”裂开，露出雪白圆籽——这便是我们盼了大半年的油籽。

20世纪80年代初，乡下日子拮据，一分钱需掰成两半花。一入冬，满山乌桕成了孩子们的“战场”，竹篓、蛇皮袋、长竹竿是随身“武器”。我带二弟、三弟抢先冲向村后老林，那里的乌桕树干粗壮，油籽结得密实，如串串沉甸甸的葡萄。

我那时11岁，身形瘦高，爬树轻而易举。我双手抓紧树干，三两下便攀上近3米高的分枝处。二弟递来长竹竿，我挥竿猛敲，油籽“哗啦啦”倾泻而下。弟弟们蹲地捡拾，竹篓转眼堆成小山。我继续向上攀爬，越往上，枝丫越细，在风中颤动摇曳。有一回蹒跚枯枝，不慎掉落，膝盖手掌擦破渗血。几次被“洋辣子”蜇中，脖子胳膊肿如馒头，又痛又痒。回家后，母亲用肥皂水轻拭伤口，嘴上叨念着，眼底盈满疼惜。

油籽攒够挑到镇上卖给收购站，过秤时我紧盯秤杆，巴望秤星多移半分。换来的钱，先给弟弟们买铅笔文具盒，我添些练习本，余钱交给母亲买盐打煤油。有一回父亲用零钱买回一斤猪肉，全家尝到荤腥。寒冬午后，我们用几毛钱换到一颗水果糖，兄弟们轮流舔舐，笑得咧开嘴，手冻得通红却不觉冷。

前几日跟堂哥通话，他说清凉寨、锦里沟早已焕然一新。当年我们攀爬的油籽树，如今化身风景树。初冬时，乌桕叶红似烈焰，枫叶艳若云霞，银杏叶飘落一地金黄，城里游客举起手机狂拍，称此为“鄂北小九寨”。

我忆起去年初冬返乡，特意踱步到村后老林。当年攀过的老乌桕仍在，树干更粗壮，纹路更深邃。阳光穿透红黄树叶倾泻而下，在地面铺展成五彩斑斓的画卷。清凉寨门口，穿土家族服饰的姑娘们摆姿拍照，孩童追逐落叶奔跑，笑声与我们当年一般清脆。山脚农家乐飘来板栗烧鸡的浓香，老板娘说，这季节游客全奔乌桕红叶，周末饭桌得提早预订。

我倏然领悟，那些攀树摘油籽的年月，掌心的油籽，母亲的絮叨，弟弟们的欢笑，早与乌桕年轮交织，凝成时光深处最暖的底色。如今老家乌桕树上的油籽无需再摘来换钱，却以红叶金果，滋养着乡亲们的新生活。

等雪落下

郭宗忠

清冷的空气，茫然无措的云，雪要在预报的时间才会来。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等，没有了雪突然出现的意外，没有了偶遇的惊喜。你还是在等雪吗？此刻，你知道，雪在慢慢梳理它的秀发，雪在描摹它的眉眼。

等你逐渐走过了中年，满头的白发似乎是心里积满了的雪。回忆雪时，那些年轻的岁月，那些遗忘了的青春，你是怎么把那些最好的年华，给了那些空茫茫的雪。那无边无际的要将你带向远方的梦，多年后回首，连一片雪花都没有留在手心。

你还是你吗？当无尽的等待终于化为一个个逝去的回忆，那些以为长久到永远的童年，那些愁绪纷纷的青年，那些稍纵即逝的中年，都曾经拥有过多少等待。等那些所谓的爱与功名，财富与地位都与你擦肩而过之后，你再想拥有一天的青春、半天的童年、片刻的清闲，都是不再可能的奢望。

等年华逐渐远离了你，你还需要等待什么吗？一切不用再等，一切都来得太快，走得太快，你只想，你现在只需要的是你的眼光一直停在你爱着的人身上，并与之对视一笑。然后，缝补衣裳，或是读一本书，有没有阳光都没有关系，有没有雪也无关紧要。

一份温暖落在了心里，像竹林边上的梅花，在不经意间开了。雪会来，也让雪慢慢来，落在半开的梅花上，落在开了的梅花上。

对面的瓦屋上，你会看着雪花一片接着一片，透过木格的窗玻璃，时光如此静谧，它要让每一个行人也放慢脚步，慢慢走向灯火阑珊的黄昏。你会慢慢品着一杯咖啡，它像日子一样需要慢慢品味，而不是一饮而尽。

也许，一个人会在冬天也不再需要雪，不再把与雪的相约当成一个期待，不再把与雪的相逢当成必须。或许，你等的并不是雪，你只是在等一个知音，你会举杯，会从心里对自己发出邀请：“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小雪的一天

董国宾

清晨被窗棂上的轻响唤醒时，便知是小雪来了。扒开窗帘一角，细碎的雪沫正贴着玻璃打转，像极了母亲缝补衣物时落下的棉絮。穿好衣裳往厨房去，果然见母亲系着藏青围裙，正站在灶台前熬粥。白雾从砂锅口漫出来，裹着红枣与小米的甜香，把整个屋子烘得暖融融的。

“醒啦？”母亲回头时，鬓角沾着点水汽，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笑意，“今天小雪，熬了小米红枣粥，再蒸几个红薯。”她手里拿着长柄勺，轻轻搅动着砂锅里的粥，米粒在沸水中翻滚，渐渐熬出琥珀色的稠汁。灶台边的竹篮里，摆着几个刚从地窖里取出来的红薯，表皮沾着泥土，却透着新鲜的气息。

我搬了张小板凳坐在厨房角落，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她从橱柜里取出一块粗布，仔细擦了擦蒸屉，又将红薯一个个摆进去，动作轻柔得像在摆弄珍宝。粥熬好时，雪已经密了些，落在院子里的老梨树上，枝丫上渐渐积了层薄白。母亲把粥盛在粗瓷碗里，又剥了个红薯放在我面前。

吃完早饭，母亲开始整理储藏室。里面堆着她秋天腌的咸菜、晒干的豆角，还有一串串挂在房梁上的干辣椒和玉米。我帮着母亲把玉米串挂得更整齐些，指尖触到干燥的玉米皮，粗糙却带着阳光的味道。雪还在下，落在母亲的发梢上，染白了几缕发丝。

中午时分，母亲要包饺子。她从冰箱里取出提前刺好的白菜猪肉馅，又拿出醒好的面团。母亲揉着面团，手法娴熟。我坐在旁边帮着擀皮，母亲包的饺子个个饱满，捏出的褶子整齐好看，像一个个小元宝。

饺子下锅时，厨房里水汽弥漫，沸水翻滚着，饺子在锅里浮浮沉沉。母亲站在灶台边，拿着勺子轻轻搅动，防止饺子粘在一起。饺子煮好时，雪已经停了。母亲把饺子盛在盘子里，热气腾腾的，咬一口，白菜的鲜混着猪肉的香，再蘸点醋，瞬间驱散了身上的凉意。我们坐在桌边，一边吃饺子，一边聊着家常，窗外的梨树上，雪渐渐融化。

小雪的一天，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这些细碎的日常。最温暖的时光，不过是小雪落檐下，与母亲相伴，共食一餐暖食，共话一段家常。